

東方

文化集成

季羨林 主編

古代東方
文化編



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

——
解析苏美尔史诗

《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

拱玉书 著

昆仑出版社



东方文化集成

古代东方文化编

『**升起来吧！**』

拱玉书 著

像太阳一样』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拱玉书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东方文化集成·古代东方文化编)

ISBN 7-80040-854-X

I. 升… II. 拱… III. 史诗—文学研究—苏美尔 IV. 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588 号

《东方文化集成》

古代东方文化编

“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

——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

拱玉书 著

责任编辑:张良村

责任校对:郭艳徽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66531659

<http://www.jfjwyph.com>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80千字

印张:15.25

版次:2006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854-X/1·636

定价:4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拱玉书,男,1957年生。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1985年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导师林志纯教授),1992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亚述学)博士学位(导师 Professor Dr. Dietz Otto Edzard)。已完成一项教育部归国留学人员科研项目(“楔形文字名称研究”)、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西亚考古史”)和一项德国洪堡基金项目(“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目前正在主持一项题为“中国、西亚、埃及古文字比较研究——兼论文字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的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已出版四部专著: *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 (Hamburg 1993)、*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Münster 2000)、《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Die mittelbabylonisch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Hattuša und Emar”(*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5/1 1995)、“The Names of Cuneiform Signs”(*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8, 2003)和“文字与文明——以楔形文字为例”(《古代文明》第3卷,2004年)等二十余篇论文。

About the Author

Dr. Yushu Gong, born in 1957, is a professor (for Assyriology) of the Research Centre of Oriental Litera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School for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He studied Ancient World Histor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Lin Zhichun for M. A. and Assyriolog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 Dr. Dietz Otto Edzard of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for Ph. D. He was in Germany again in 1997 as a Humboldt - Stipendiat, and in the NELC of Harvard, America, in 2002 and 2004 respectively as a coordinate researcher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He has published four monographs, two in German, two in Chinese, of which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s *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Münster 2000). He has also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in German, English and Chinese, such as "Die mittelbabylonisch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Hattuša und Emar"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5/1 1995), "The Names of Cuneiform Signs"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8, 2003) and "文字与文明——以楔形文字为例" (《古代文明》第3卷, 2004年).

本书分为五章,从不同角度对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进行了解析,同时提供了以韵文为主、散韵结合的史诗全文汉译,并在译文中附加了学术含金量极高的大量注释。与以往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不同,本书突出显示了以下三个特点:1)对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和解读;2)以文本为根据对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某些概念进行阐释和解读;3)对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在西方学界展开的关于苏美尔史诗的讨论和争论进行梳理和评估。本书吸收了中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评析的同时提出了不同观点,对《史诗》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而且言必有据,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本书颇具学术性、理论性、资料性及可读性。

Abstract

The present book, comprising five chapters,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Sumerian epic known as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a complet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epic in combination of verse and prose. It also provides alongside the translation detailed notes which reflect in most cases the most recent results of scholarly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Unlike the previous works on this epic by other authors, the present work lays emphasis on 1)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epic, 2) analysis of the protagonists, certain locales and events based on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epic, and 3)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tention among different schools over the Sumerian epic literature which has been going on since decades. The present work makes use of the most recent results of scholarly researches and offers many new interpretation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季羡林

名誉总顾问 谢慧如 泰国泰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席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名誉顾问

- 纳吉布·迈哈福兹 埃及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柳存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教授
- 杜德桥 英国牛津大学汉语研究所所长 教授
- 韩素音 英籍著名华人女作家
- 冉云华 加拿大麦克马思特大学 教授
- 谢和耐 法国法兰西学院 院士 法国著名汉学家 教授
- 马汉茂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教授
-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 郑子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 夏希迪 伊朗德黑兰大学 教授 伊朗德胡达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
- 谭 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原汉语系主任 教授
-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 平山郁夫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教授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 中村元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比较思想学会名誉会长
- 梁披云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 福州华侨大学董事长
- 捷达连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 王赓武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授 前香港大学校长





金俊烨 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吴亨根 韩国东国大学佛学研究院院长

马悦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教授 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评审委员会委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特别顾问 韩天石 张学书 麻子英

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化 马 曜(白族) 邓广铭 任继愈 朱维之

汤一介 纳 忠(回族) 启 功(满族) 林志纯 周一良

张广达 张岱年 张岂之 侯仁之 钟敬文

清格尔泰(蒙族) 袁行霈

《东方文化集成》总编委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陈嘉厚 叶奕良 张殿英 王邦维

《东方文化集成》分编委会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主 编 季羨林 **编委** 陈嘉厚 孟昭毅

《中华文化编》

主 编 吴同瑞 刘 恒 王守常 **编委** 王邦维

《日本文化编》

主 编 叶渭渠 **编委** 潘金生 王家骅 卞崇道 王新生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主编 陶炳蔚 编委 金柄珉 金景一 史习成 陈岗龙

《东南亚文化编》

主编 梁立基 编委 梁英明 梁志明 李谋 裴晓睿

《南亚文化编》

主编 黄宝生 编委 王邦维 王镛 刘曙雄 葛维钧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主编 叶奕良 编委 张鸿年 张敏

《西亚、北非文化编》

主编 郭应德 赵国忠 编委 杨灏城 孙承熙

《中亚文化编》

主编 赵常庆 编委 余太山 王小甫

《古代东方文化编》

主编 林志纯 编委 拱玉书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任 张殿英 副主任 卢蔚秋 张玉安 马克承 张光璘

编辑 李 强 姚秉彦 唐孟生 傅增有

昆仑出版社《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任 魏继光 副主任 董保存 编辑 张良村
施 雷 郭米克

《东方文化集成》书籍设计 朱 虹

丛书编辑出版监制 张良村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季 羨 林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不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



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惟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 640 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329 页）

姜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





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 99% 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惟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 1471 年和 1474 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惟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376 页）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329 页）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许多话，绝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依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





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横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



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 1911 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 1917 年起，斯宾格勒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惟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 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勒而起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 年）。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 21 种，有时又分为 26 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 年），共 12 卷。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 70 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惟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



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说法，我就想说：希腊人及其后代的那一只眼睛，后来逐渐变成了两只眼睛；可物极必反，现在快要闭上了。中国人的两只眼睛，闭上了一阵，现在又要睁开了。

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我最近多次听人说到，西方至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连文人士还有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者。在这样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之“文明人”竟还如此昏聩，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异。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欧美的一切，我们几乎都加以崇拜。汉堡包、肯德基、比萨饼，甚至莫须有的加州牛肉面，只要加一个洋字，立即产生大魅力，群众趋之若鹜。连起名字，有的都带有点洋味。个人名字与店铺名字，莫不皆然。至于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本来就多。中国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广招徕。爱国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谴责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和行为。然而，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上来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专就东西而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一团漆黑。将来一旦有事，哪一方面占有利条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

